

山楂村的歌聲

劉紹棠著



劉紹棠

山楂村的歌聲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5 •

山楂村的歌聲

著	者	劉	紹	棠							
出	版	者	新	文	藝	出	版	社			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											
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											
印	刷	者	上	海	新	華	印	刷	廠		
(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)											
總	經	售	新	華	書	店	上	海	發	行	所

書號(770) [1 II 122] 類別 文學—小說
字數 61000字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3 1/2
1955年3月上海第1版——第1次印刷 1—15100冊

定價三角四分

目次

布穀鳥歌唱的季節·····	一
山楂村的歌聲·····	一六
十字路口·····	三六
不疲倦的鬥爭·····	六二
後記·····	一〇四

布穀鳥歌唱的季節

一

太陽收盡了平原上最後的一片陽光，薄薄的夜色，漸漸籠罩了運河灘。

一輛綠色汽車，在河西公路停下來，春枝從裏面跳下。照明燈亮了，到渡口去的蜿蜒小道兒，曲曲折折地，伸向瀰漫着輕煙薄霧似的運河，春枝加緊了腳步。

河對面，山楂村緊緊地座落在運河邊，就像是一顆肥實的香瓜，結結實實地長在瓜蔓兒上。夜色，像是一張大葉子，覆蓋在上面。

她是從縣供銷社回來，最後確定了油脂作物跟糧食的結合合同，供銷社給他們開渠在物力財力上的支援。

到小渡口，她跳上小船，擺船的老張，緊眨着老眼，看清是春枝，問道：「閨女，咱們社裏開渠的事怎麼樣了？」

『快了。』

「還看不出影兒來呀！」擺船老張搖搖頭，「清明了，該春種了，可別錯過了節氣。我真替你跟景桂爲難！」

「您放心吧！」

河水潺潺地流，春枝不言語了，她的心情很抑鬱，她感到老頭的話是一個沉重的負擔。這擺船老張，是個孤苦伶仃的老頭，只有一個女兒，嫁給黨支部書記、合作社主席劉景桂，他有三畝地，也入了社，自己在小渡口擺船。

春枝想到不應該讓這孤獨的老人懸念，於是堅定地說：「大爺，水渠就要開了。」擺船老張看了看她，沒說話。

她跳下船，走不多遠，就進了村口。月亮升起來，照見長壽老頭家的小園，月光下，長壽老頭拿着把瓜鏟，坐在地上，春枝再細看，在籬笆影下，蹲着一個人，正跟長壽老頭低聲說話。

春枝知道準是麻寶山，也知道他們說的什麼話，但看到麻寶山那詭祕的樣子，心想吓他一吓，便喊道：

「長壽爺爺，該吃飯啦！」

「啊！春枝你回來了。」長壽老頭仰起臉。

麻寶山却躲向更黑的角落裏去。

「寶山大哥，」春枝從籬笆旁擦過，「你也不餓？」

麻寶山在黑暗中擠咕擠咕眼。

到十字路口，一個魁梧的身影走過來，春枝看出是劉景桂，她站住腳。劉景桂走近了，他揹着一口袋沒用藥品拌過的種子。

「景桂哥，我回來了！」

「這麼晚。」劉景桂慈愛地望着她。

「家裏情況怎麼樣？」春枝心急地問。

「麻寶山還在躲躲藏藏。」劉景桂把口袋放在地上，「根旺那夥年輕人，嚷嚷讓長壽老頭出社，含着眼淚答應麻寶山那拿大頭的條件。」

「不能啊！」春枝低低地叫，「這盲目帶頭得說服教育呢！」

「一定要讓麻寶山服輸！」劉景桂把口袋又揹上，「你也別歇着了。廣元他們幾個互助組，要引村東黑龍潭的水，人力不夠，想跟咱們合股。咱倆先商量一下，吃完飯就開管理委員會會議。」

春枝一邊走，一邊彙報跟供銷社訂的合同，劉景桂的臉上就越發興奮起來。

春夜，山楂村睡着了。

月亮照南窗，根旺怎麼也睡不着，而夜晚宿在河邊樹林裏的布穀鳥，却不時清亮地叫，他煩躁地坐起來，看看熟睡的紅英，輕輕地走出院子。

街上，一股春寒的涼氣，直鑽進他的骨節裏，他打了個寒噤，就急急忙忙奔合作社辦公室去了。

辦公室是一溜三間土棚子，四周有幾棵老虎眼棗樹，篷搭在土棚上。根旺慢慢走近窗根下，就聽裏面一陣喧嚷過後，春枝那清脆的聲音說話了：

『咱們就決定合股開渠了！』

沉靜了一會兒，窗紙上一個高大的影子閃動了一下，『關於長壽老頭的事，我想說兩句，因為咱們管理委員會也有人主張讓他出社。』

根旺聽出說話的是劉景桂。

『他不肯把自留地拿出開渠，是給社裏添了不少麻煩。可是咱們別忘了，他是開春入社的，入社前，他把那五畝地種了麥子，爲的是有個說口，把地留下一年，比比收成，看看風色。』

咱們管理委員會也答應了他。眼下需要他拿出二畝，他不自覺自願，咱們要是動強迫命令，這在方圓一二十里影響可就壞去了！再說，大家光瞧見長壽老頭頑固，可沒瞧見他背後……。」下面聲音壓得很低了。

下面的話聽不清了，根旺便退了出來，不遠的小園背後，是個小空場，根旺走過去，坐在一個青石碌碡上。

他要等候劉景桂，無論如何，他不能同意對長壽老頭這麼忍讓。社裏要開渠，引運河的水，偏偏又沒有緊靠河的地，他那五畝自留地正好把河邊，却不肯拿出來，讓麻寶山趁着機會拍大價拿大頭，這像什麼社員！景桂却說不強迫命令，也不讓他出社，說是影響不好，他想不開。就因為不讓長壽老頭出社，他們那夥年青人情緒很低，這影響難道還好麼？

他不能讓社裏着急，他豁出去自己吃虧，拿他那三畝上等地換麻寶山那靠河的二畝薄砂地。

他的眼光，孤寂地投向遠遠的平原上。

這時，辦公室的小院子裏，傳來嘈雜的脚步聲和說話聲。根旺知道散會了，他從青石碌碡上站起來，拐過小園，迎面，景桂和春枝跟着一個人踉蹌過來，他趕忙躲進一個籬笆角落裏。

走近了，根旺看出那人是麻寶山，他們站在十字路口的白楊樹下。

「咱們是兩不吃虧，」麻寶山緊盯着春枝，「再說，又是你們來找我的。」

「咱不吃虧，哼哼！」春枝一陣冷笑，「你那二畝薄砂地出產金疙瘩，換人家根旺那三畝好地。」

麻寶山慢聲地說：「貨趕行市，值不值就在這節骨眼上。」

「那就等着趕行市吧！」一直沒說話的劉景桂，銳利地瞥了麻寶山一眼，硬硬地說，「開渠，我們有辦法！」

麻寶山心裏猛地一跳，慌忙問道：「長壽老頭答應了嗎？」

「答應不答應你就別操心了，反正開渠是有辦法！」春枝報復地說，「你回家再算算細賬，別貪多嚼不爛！」

「寶山，」劉景桂臉色鐵青，沉重地帶着情感地說，「你這樣越過越孤獨，跟自己人越離越遠！」

麻寶山低垂了腦袋，說道：「我想想，我想想。」便搭訕着走了。

「回家歇着去吧！你還一直沒喘口氣呢！」劉景桂笑着對春枝說，「明天咱們還得到黑龍潭去測水位，還要跟那幾個互助組長研究動工計劃。」

春枝疲乏之地點點頭，清秀的身影，便湮沒在夜色裏了。

根旺看見劉景桂長長地出了口氣，低低地咳嗽了幾聲，默默地站了許久。

看他要回家，根旺急忙叫：「景桂哥！」

劉景桂站住了，睜開惺忪的眼皮，問道：「你還沒睡？」

根旺走上前來，悶悶地說：「景桂哥，我還是那個要求，答應麻寶山的條件，讓長壽老頭出社，我願意犧牲個人利益，讓咱們社順利開渠！」

「不行！」劉景桂冷冷地搖搖頭，「往後困難重重，多着呢！不想辦法克服，光知道「犧牲」，那全社早晚還不「犧牲」垮了。再說，你們家又不是你一個人「專政」，這三畝地是紅英的陪嫁，她能答應？」

根旺低下頭，許久，猛地一個急轉身，跑了。

三

景桂的話一點不錯，根旺回到家，就爲這事跟紅英鬧起糾葛。

紅英用被子裹着身子，窩縮在黑暗的炕角，「唏溜！唏溜！」地哭，就像深秋半停不止的牛毛細雨。月光偷偷地流瀉進來，靜靜地照着在炕頭用被子蒙着腦袋的根旺。

不遠處，一隻孤獨的布穀鳥，淒涼地叫。

『你別哭了好不好？』根旺掀開被子，急躁地央求。

『我偏哭！』紅英使着性子。

根旺長嘆口氣，『你怎麼就捨不得呢？』

『俺怎麼會捨得？』紅英高聲地叫，『陪嫁時，爲了要這三畝地，跟俺哥哥費了多少口舌！』

『你低點聲，娘聽見了。』

『爲了陪嫁，俺把那三畝地收拾得沒一丁點兒毛病，累得腰痠腿疼，心裏發嘔，衣裳泡濕了太陽晒乾了，晒乾了又泡濕了。如今硬要跟麻寶山換那二畝薄砂地，狠不叻誰的孩子誰不心疼！』

紅英聲音低了，但是態度仍舊強硬。

『你難道不明白，這還不是爲了大家。』

『爲了大家，也不能就把自己勒死！』

『你說怎麼辦吧？』根旺氣惱得想發火。

『別人爲什麼不拿地換？』紅英明知理虧地小聲說。

『不嫌害臊，這自私的話也說得出口。』根旺無可奈何地嘆着氣。

紅英像是停止了哭泣，從被口裏露出蒼白的臉。

根旺靠近她，輕輕搖着她的肩膀，柔聲問道：「你說呢，你說呢？」

紅英不言語，半天，「我……」她哽咽住了，「我捨不得……。」

根旺爬在她耳邊，低低地說：「咱們是團員，就應該不怕吃虧，爲什麼跟羣衆比呢？我跟景桂哥已經說定了，話說出口，就是鐵板釘鋼釘。你願意讓人家說我是三心二意耳軟心活的人嗎？」

紅英把頭頂住根旺的胸口，全身猛烈地搖動着，「那就換吧……。」

「你答應了？」根旺眼眶發酸，感激地問道。

「……。」紅英說不出話來了，強力壓抑着的哭泣，噎得胸膛脹痛。

「你說話呀？」根旺小聲地央求。

「換吧！」

紅英從胸膛崩裂出這兩個字，就再也壓不住心頭的難過，嗚地高聲哭出來，她想憋回去，但是就像氾濫的春水，憋也憋不回去了。

「你換我不換，說什麼也不能換！」

窗根下，根旺娘哆哆嗦嗦地喊叫。

「壞事，娘知道了！」根旺急忙穿衣服，一面低聲罵紅英：「你噤什麼！」說着就跳下炕來。

紅英嘴裏塞着被角，痛苦地堵住哭泣，全身抖動着，胸膛裏像要脹裂似的發痛。

根旺跑出家，在月光下，他看見，景桂陪着母親回來了，而且後面還跟着一羣剛剛被驚醒的年青人。

四

根旺醒來，太陽已經照窗櫺了，他坐起來靠着窗台，聽着外面，一隻麻雀在房簷下啄泥。他想起昨夜的事，想到景桂跟他坐在村頭，一直談到黎明。他霍地坐起來，洗洗臉，飯也沒吃，就去找長壽老頭。

長壽老頭的小園外，臥着一頭燕皮黑驢，他知道誰在那裏，便不聲不響地站在籬笆外。長壽老頭僵僵着身子，抱着腿，坐在小井台旁，在陽光下，赤露出一身衰老的骨肉，一道道鼓起的青筋就像爬滿無數條蚯蚓，眼前放着一個煙簍籬，一口口地嚥着濃煙。

「您站住腳根，不聽螻蛄叫，」在根旺緊靠着圓角，一個低低的聲音，「河邊那五畝麥子，您不能放手，頭一年入社，誰不是腳踩兩隻船？」

長壽老頭低沉沉地說：「我知道，社裏那夥毛孩子，罵我是絆腳石，嚷嚷讓我出社，越這樣，哼！我越……。」

他的手哆嗦着，怎麼也裝不上煙。

根旺一腔怒氣，直衝上來，大喊道：「麻寶山！你別挑撥我們社內團結吧！」說着三步兩步進了園子，吓得長壽老頭煙袋落在了地上，麻寶山黃了臉。

「長壽爺爺！」根旺鼻孔一張一合，說道：「嚷嚷讓您出社的，是我！這是因為我看您眼瞧着社裏的困難不搭把手。可是我沒看見那拉您後腿的，您放心，我再不說您了，您也別再受那拉後腿的騙。」他颯地回過頭，「麻寶山！你花言巧語瞞哄長壽爺爺，爲了讓你靠河那二畝薄砂地多換社裏的好地。你想想，你這還夠做鄉親的本分！」

一番雹子雨似的話，把麻寶山劈頭壓下來，他訥訥地說不出話，當他看到長壽老頭眼角冒出淚花，他瘋了似地踩着腳：「你胡說！你胡說！」

「別吵嘴！好話好說。」劉景桂喊道。

一霎間，鴉雀無聲，劉景桂泥頭巴腦的走過來，說道：「寶山，咱倆走吧！根旺，你閒着沒事，幫長壽爺爺種園子，一會兒春枝也來。長壽爺爺，快種吧！咱們社裏就要動手春種了。」長壽老頭惶惑地搓着手。

麻寶山牽着驢，跟在劉景桂旁邊。劉景桂眼盯着他，說：「寶山，咱們憑心說，社裏拿村邊那二畝換你那二畝薄砂地，你沒虧吃，社裏還知你的情，誰也忘不了，困難的時候你幫了忙。你不願意呢！也沒什麼，我們打算從村東黑龍潭引水，費點工也不算多。你要還願意換呢？咱們還可以。」

麻寶山咬着嘴片子，臉焦黃，說道：「我再想想。」

「這樣吧，」劉景桂站住腳，「明天聽你信兒，不然我們在黑龍潭就動工了。」

他回到小園子那裏，春枝擰着轆轤，正跟長壽老頭說笑，根旺低着頭在一邊幹活。春枝褲腳挽到膝蓋，露着飽滿的小腿，淺藍褂子的前胸上一灘稀泥，臉上剛用井水洗過，鮮紅鮮紅的。

「快完了吧？」劉景桂喜興興地問道。

長壽老頭站起身，仰着臉，說道：「進來吧，景桂，坐坐。」

劉景桂進了園子，笑着問道：「您跟春枝說笑什麼呢？」

長壽老頭呵呵一陣笑，「春枝這閨女嘴兒甜，會說話，說什麼您走過的橋比我們走過的道還遠，吃過的鹽比我們吃過的飯還多。讓我過晌到社裏去給播種計劃提意見，這怎麼行呢？我是越老越糊塗。」

劉景桂說：「您這老把式，比我們做晚輩的懂得多，不跟您討教，那真是太目中無人了。」長壽老頭更加高興，「景桂，春枝批評了我，說得對！先前我是對社裏的事不經心，有意見肚子裏藏着，生悶氣，往後呢！咱得改。」

「老爺爺，等找個空兒，咱爺兒倆好好拉扯拉扯，」劉景桂笑着說，「春枝，咱們走吧！還得研究那動工計劃跟用水章程。根旺，你陪着長壽爺爺，跟他老人家說說油脂作物的計劃。」

長壽老頭望着他們的背影，想喊他們回來，却又嚥了回去，心情沉重地蹲下來，望着地上的瓜鏟出神。

五

天不明，劉景桂披着件破棉襖，從屋裏出來，噙不住強烈的春寒，於是一陣激烈的咳嗽，他趕忙嚴實地掩住懷。他慢慢走到院角落裏，拿起長把竹掃帚，掃起院子來，並且把院土倒在院外的豬圈裏。

怕驚醒甜睡的老婆跟孩子，他沒有響動地挑起水桶，到靠河的井台，挑來最甜的井水，先澆院角落那鋪剛剛返青的葡萄。